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絜齋家塾書鈔卷八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錄貢生臣黄　琜

絜齋家塾書鈔卷八

宋 袁燮 撰

周書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序稱十一年書稱十三年前後之說者多矣或以為兩處必有一誤或以為觀兵於十一年要之觀兵者為是以爾友邦冢君觀政於商書中所言如此豈非

觀兵之事武王猶庶幾紂知悔也而紂畧無悛改之心方且安然而居所謂惟紂罔有悛心乃夷居是也此武王所以有孟津之誓也伐紂雖在十三年然當其觀兵之時伐商之心蓋始於此所以孔子定為十一年春秋之法也一月戊午此即十三年之一月孔子書法甚嚴觀書一月便可見不曰正月而曰一月正者正也是時無王不得為正故不稱正而稱一其嚴如此則十有一年豈得不嚴乎十一年者武王之

十一年也古者國君即位則稱元年雖稟天子正朔而其國自有元年矣如春秋隱公自有隱公之元桓公自有桓公之元若使諸侯不得稱元年則春秋之作孔子自當以周之正朔為本矣何以書魯之年如注家之説以為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為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畢謂之十一年此却不然紂在上文王豈有自稱王之理此特武王即位之十一年爾如退以示弱之語亦不然是以

後世之心量度古聖人之心也其解一月戊午謂十三年正月更與諸侯期而共討紂此却是

泰誓上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孟津河側之地是時猶未渡河次篇則既渡河紂都于河北渡河則逼近國都矣是時武王尚未爲主故

謂諸侯為友邦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此是說人君之職分桀紂之所以失天下為其不知此道理也湯武之所以征伐為其知此道理也萬物盈於宇宙之間皆天地之所生人亦天地間一物爾而惟人最靈大抵稟氣之全者則為人稟氣之偏者則為物惟全故明惟偏故昏靈者言其有所知也然至於聰明則又不止於靈人孰不靈雖小夫賤隸所謂靈者固自在然盡得

這靈方纔是聰明有此靈而不能盡之豈能至於聰明也惟亶聰明之人方可作元后方可為民父母葢吾之德高出乎天下之表所以能父母斯民苟我與衆人等其何以為民父母乎聰明二字不可不看目視而耳聽此耳目之聰明也此心之聰明亦當如視聽之審然至於為不義有過失則何異無目之人自投陷阱之中乎此非其本若是也不能盡此靈故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

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人之有此靈猶天之昭昭之多地之一撮土之多水之一勺山之一拳石也然須至於無窮處始得故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保妻子有此萌蘖要必能充而盡之故人君之聰明不可以不養也以堯舜之聖而猶兢兢業業堯舜何為而兢業也所以養其聰明也以成湯之聖而不

邇聲色不殖貨利成湯何為而不邇不殖也懼其昏此聰明也故親近端人正士黜遠讒佞小人不敢有邪思妄念不敢有嗜慾宴逸皆所以養其聰明也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以欲與聰明對言有欲則不聰明也蓋有欲則昏安得聰明雖然所謂聰明有小有大一事一物之聰明是察慧也非聰明也且漢宣帝魏明帝非不聰明也宣帝之智何所不知然至於趙蓋韓楊之誅果可謂之聰明乎

使其聰明則若此忠直之臣豈可加戮明帝日晏坐朝幽枉必達然至於用刑慘酷天性褊急當其慘酷褊急之時所謂聰明者果安在哉此皆非所謂亶聰明者也亶之為言信也實也確然能盡得聰明之德故謂之亶桀紂之所以大亂只為不聰明之故人主不聰不明天下安得治故武王舉此以數紂之罪而湯誓亦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皆所以言人君之職分也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勲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弗敬上天此一句是紂萬病之根源人主居億兆之上其大於君者惟天而已莫大於天而猶不知敬焉

則於其他乎何有雖然武王數紂之罪如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焚炙忠良刳剔孕婦之類固其罪之不可逃者至於官人以世亦以爲罪而併數之何哉葢此事雖若不甚計利害而實有大利害何則只論其世而賢不肖皆不論矣但是父爲此官則子繼之孫又繼之賢乎不肖皆不問也人主治天下至於賢不肖無辨天下將若之何一則是沈湎冒色昏迷而不知一則是怠惰苟且不復加意此其所以爲罪也詳觀

武王所以數紂之罪夫紂其初亦豈意至此哉只縁一味沉湎于酒荒淫女色是以昏迷其聰明雖紂亦有所不自知也今須看許多節次方纔見紂所以不可為者且如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當時如伐崇乗黎之類皆黨紂為惡者而征伐加焉紂亦可以悟矣而曾不知懼至於武王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其勢甚迫矣而紂罔有悛心亦且安然而居至於犧牲粢盛既于凶盗以宗廟之祭物而敢盗之所

以侮其上者亦甚矣而方以為吾有民有命畧不懲戒既是如此其何望乎弗事上帝神祗遺厥先宗廟弗祀人主茍不理會祭祀何以治天下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試思敬承祭祀此心如何不理會祭祀其心又如何則可見矣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以臣伐君安得謂之無罪救民水火非有利天下之

心又安得謂之有罪武王以為謂之有罪乎吾不知也謂之無罪乎吾不知也有罪無罪我皆不暇知我惟行吾志而已矣志者吾之本心也古人舉事皆先定其志其志一定順而行之罔敢越焉故武王伐紂舉此心以伐之也曷敢有越厥志惟湯武之征伐為然漢高帝以匹夫得天下猶庶幾焉魏晉而下欺人孤兒寡婦以得天下者反求其本心果若是乎湯武之征伐皆斷之以吾心若初心如此而所為則不然

是為越厥志也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武王言吾今日之舉非苟然也吾之所以反覆籌度之者蓋至矣既度其力又度其德又度其義三者皆勝而後可一不備焉便不能成事今受雖有億萬人而人各有心我之三千人皆只一心其形雖衆其實甚寡則力與德勝矣力與德既勝又須當度其義理

之如何今商罪貫盈天命誅之則義又所當為也夫義精微而難明自常人度之以臣伐君謂之不義可也然紂以逆天理之故所以天命誅之今我不奉行天罰則是我逆天理也紂不順天而得罪我不順天其罪將與之均所以伐紂之舉非吾之私意也義所當然也夫伐紂似為不義而武王乃若是觀之則知武王之察之也熟矣受之人億萬心周之人惟一心學者須當致思紂何故致得人心如此武王又何故

能使人心如此只縁我之心一則人之心亦一我之心不一則人之心亦不一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我所為合於義義理人心之所同然也自然是一心所為不合於義則一人謗之一人毁之欲其一心得乎

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於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

武王伐紂豈輕易哉盖有不得已焉爾湯曰慄慄危

懼武王曰夙夜祗懼犯天下不韙之名爲此征伐之舉是誠可懼也觀受命文考一句則知伐商者實文王之心也後世以私意小智妄測度聖人遂以湯武之事而每致疑焉其實堯舜之揖遜湯武之征伐易地則皆然武王之伐商即文王事商之心也使文王當武王之時則亦取之矣只緣當文王時紂未甚無道所以三分天下有二以服事商然而武王之伐乃受文考之命爾東坡武王論以爲武王觀兵孟津而

歸紂若改立君武王之待亦若是而已矣其言非不美然而天下豈有此理以臣伐君而尚有北面事其子孫者乎魏晉而下固有避簒弑之名而為受禪之舉者然其後終不能兩立若是湯武不可伐只是不伐若理所當伐只得革命非吾有利天下之心也理所當然也類者祭天之名宜者祭地之名德與天似謂之類德與地合謂之宜吾今日之舉既是受命文考及祭上帝而又類於上帝矣祭冢土而又宜於冢

土矣於是以爾有衆底天之罰盖天罰所宜加吾特從而致之故謂之底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人只是一箇道理天即民也民之心即天之心也天未嘗不矜憐下民今民皆去商而歸周則天必從之矣後世用兵只是一時間掃除天下之亂古人用兵不止一時所謂永

清四海自今以往四海葢永永清静以至無窮也時哉弗可失非曰及紂無道乗此時汲汲而取之如功利者之說晉武取孫皓以為吳人改立君則難圖矣此是後世之心聖人之心不如此天下事皆自有時理所當為而為即時也理當為而不為則謂之失時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此葢時之大者也夏葛冬裘渴飲飢食此時之小者也然而一道也古之聖人不先時不後時時乎未至雖欲為之不可得時乎已至

雖欲不為亦不可得矣文王三分天下有二以服事商時也武王大會孟津為此征伐之舉亦時也觀孟津之誓不期而會者八百國武王又未嘗號令與人期約而人心翕然如此則其時豈可失哉時便只是這道理易所謂時義者也禹稷三過其門不入顏子居於陋巷亦只是時學者當精講之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

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犂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剥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

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紂都河北越孟津而北則次于河朔上篇總而告之

及于友邦冢君中下篇所告特西土爾蓋西土人素

服吾之號令整齊其在我者則他人不必告吉人凶

人相去甚遠吉人是十分好人凶人是十分惡人故其

為善也猛為惡也猛若是不上不下之人為善也無

力為惡也無力惟日不足者言其常覺日之不足也

吉人勇於為善惟日不足凶人勇於為惡亦惟日不

足紂所謂凶人爲惡亦惟日不足者也觀力行二字便是日不足之意便見紂所以不可爲者使紂爲惡未至如此之甚則猶可救藥惟其爲惡之力惟日不足無可復救者所以不得不爲征伐之舉也使紂移其爲惡之力而爲善誰能當之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此是說人主職分即前所謂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之意也朕夢協朕卜夢與卜皆善也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

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夢寐之吉所謂動乎四體也卜筮之吉所謂見乎蓍龜也蓋聖人與天為一所以先知之夢寐之間自有興王之象受有億兆夷人夷等也皆言是平平底人治亂之謂亂此亦只是紂有人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之意前總言三千之衆此只說十人此是武王同心德者周公伐三監亦有十夫予翼蓋舉天下大事無此等治亂

之才如何了得周親微子微仲王子比干之徒也紂雖有周親而不能用吾有仁人而能用之此商之所以不敵也夫有周親不能用而所用者乃夷人賢者皆不與之同心同德不亡何待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即所謂一人横行於天下武王恥之也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

覺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如已推而納之溝中伊尹王者之佐其自任者猶如此況於武王聖人以其身任天下之重百姓有過皆一人之責也今紂在上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民之為惡者蓋衆矣則今豈得而逃其責哉然則武王之伐紂也所以脫民於罪戾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武王何為而知天之滅紂以民心而知之也觀民心不歸商而歸周則天命之不歸商而歸周可知也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欲觀三代用兵請看數句誅其君而弔其民此三代用兵之法也所謂取彼凶殘特誅其為惡之甚者爾後世用兵無罪而死者何限非殲厥渠魁之義也

朂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懔懔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用兵天下至難之事也稍不戒謹便致敗辱豈可忽哉所以寧懐非敵之憂不可無所畏憚一德一心者

蓋用兵須是心德之一乃可有一人心德之不一三軍之士便皆解體觀後世用兵以心德不一而致敗禍者則聖人必嚴於誓師其慮遠矣紂所以致敗只緣心德不一觀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可見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廵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絶于天結怨于民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

戮毒痡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此是將交兵故又從而誓之武王之誓一則是欲明吾所以用兵之意一則是欲勉軍士之心其數紂之罪則又欲明紂之所以得罪於天不可不伐者也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孜孜二字有無窮之意欲其勉勉不已也武王之師不是專尚勇敢勇則固

當勇矣然其心不孜孜則勇特一時而不能繼豈必勝之道哉故必戒之以孜孜惟孜孜所以恭行天罰祝降時喪祝斷也言天之喪商蓋斷然也湯武之征伐以桀紂既斷然得罪于天其喪無疑然後用兵焉若有一分尚可救豈敢便用兵也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讐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讐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

迪有顯戮

紂在上嚴刑峻法重賦厚斂所以虐民者多矣故曰乃汝世讐尚迪果毅迪蹈也凡書中言迪皆訓蹈蹈者踐履之謂也若心知其當果毅而不能行何以為迪看泰誓三篇須當看他次第節目三篇之書至此方說賞罰盖未用兵之時無用賞罰到交兵之際賞罰不可不嚴驅三軍冒矢石之下不有厚賞誰肯向前不有顯戮誰不退避湯之征桀曰予則孥戮汝罔

有攸赦亦此意也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文王有光顯之德自當誕受天命我今日伐紂而勝則是我文考之力若伐而不勝却無預我文考事乃予一人之不善也以武王伐紂安有不勝之理然萬一不勝則是予一人無良汝軍之衆其可不自勉而

使吾逭無良之責哉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外又有守衣裝者十人樵子五人汲子五人炊子五人總爲百人三百兩則三萬人也注家只舉步卒之數以爲凡二萬一千人失之矣於三萬人之外又有虎賁三百人所謂如虎如貔如熊如羆直是有力如虎者也此是人主左右之人觀立政所言王左右常伯常任

準人綴衣虎賁則其爲左右之人也明矣

牧誓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黄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三軍之衆由中軍之指麾或進或退或左或右皆視中軍而爲之逖遠也遠矣西土之人勞來之也有邦

冢君諸侯也司徒司馬司空三卿也天子六軍故六卿大國三軍故三卿次國二軍則二卿小國一軍則一卿爾亞謂亞於三卿者旅衆也此又亞者之旅也行軍之法即井田之法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一卒一百人則有為之長者就十長之中又擇一人為千夫之長此即比閭族黨之法而推之爾泰誓上一篇兼告友邦冢君中下二篇只及西土至此則雖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小國之諸侯亦并誓焉盖陳于

牧野兩軍交鋒萬民所係其中有一人不齊心并力便足以致敗此豈小事哉所以須着都用誓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

此言商王專是淫于女色大抵人心不過昏與明爾

清心寡欲則此心常明邇于聲色則此心安得不昏

商王既惟婦言是用故到處皆昏棄肆祀而弗答亦

昏也遺王父母弟而不迪亦昏也所以都下一昏字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

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

古者五尺為步不過六步便止而齊焉伐刺擊也或

四伐或五伐或六伐或七伐止而齊焉所以如此者

欲其嚴整故也蓋行列部伍不可少亂少亂便足以

致敗古人用兵只是不可敗纔不可敗便是勝也又隊伍中或一人被傷必須一人補之所以須用常常整齊

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迓迎擊也言紂之衆有來奔我者勿迎擊之恐勞役我西土之人也斯言一出亦所以使敵人知其奔來者吾善待之其于爾躬有戮觀此一句便可以見周

家損益二代處甘誓言予則孥戮汝湯誓亦言孥戮至此乃只戮及其身孥戮者終失之太嚴戮及其身者方纔是固非武王勝于湯也時節到此方纔區處得盡故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只此一事亦可見今觀泰誓三篇牧誓一篇以武王伐商而誓其師者凡四焉此處學者須當子細看且以武王所言觀之紂之惡可謂貫盈天地之所不容天下人心皆離商而歸周以武王伐之不啻如秋風之掃枯

桀髙屋之建瓴水甚易為力也而武王之誓諄諄如此且其言曰爾其攸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又曰朂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凛凛若崩厥角又曰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其戒謹恐懼之心至于如此武王豈私憂過計哉於此可以見武王用兵之心驅三軍之衆冒矢石之下此豈易事若以為易而輕之有簡忽輕易之心便非聖人之心兢兢如臨深履薄此特

見于用兵之間爾有一毫簡忽慢易之心如何能致勝紂之所以得罪于天只縁不敬武王恭行天罰苟有不敬之心則與紂一般何以勝紂哉故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子之所慎齋戰疾觀武王之誓所謂臨事而懼者歟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無一毫虧欠之謂成武成者言其武功無一毫之虧

欠也自秦漢以後用兵者皆不足以言成以漢高祖而尚為流矢所中幾死烏在其為成也哉觀其與項羽戰敗者數矣纔敗便不可謂之成武王之始用兵也紂率其旅若林而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更不勞餘力及其既伐紂也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無一人敢有異意而偃武修文歸馬放牛又非務為窮兵黷武也是果成乎果有虧欠乎古人凡事皆要到成處内而正心修身外而治國平天下不至於成不

已也如孔子之聖必至於集大成大禹之治水必至於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刋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方謂之成允成功有毫釐不到處非可以為成矣往伐言其始往之時也歸獸言其既歸之事也識記也武成之作所以記武王之政事也注家謂記識商家善教以為法此亦在其中書言乃反商政政由舊盖反紂之暴政用商先王之仁政所謂惇信明義崇德報功皆商先王之舊政武王

舉而行之故謂之記識殷家善教以為法亦可

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於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朔旦月死至初三日生明旁死魄初二日也言其旁近死魄之日也越翼日癸巳即哉生明不曰哉生明而以癸巳書者下既有哉生明故上變文作史之法

也其實武王伐商自正月初三日往伐至四月初三日歸于豐實以初三日往而先曰一月壬辰旁死魄下始於癸巳書者記識法也文王都豐武王既誅紂復歸於舊都猶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也偃武修文之事此特言其略其詳見樂記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天下雖已定武王豈能盡棄兵而不復用乎曰武王之為此也所以安天下反側之心也方紂在上不特紂為惡當時之黨紂為惡者衆

矣武王既已誅紂苟猶窮兵而不已焉則人心疑疑則禍亂豈有既耶故武王以此示天下使天下曉然知吾之不復用兵也武王果盡屏而去之哉記曰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包而藏之一旦有急固可取而用之也曰歸馬放牛歸而放之及其欲用固未嘗不在也特欲以偃武修文之意示天下惟此意不能自明故為倒載干戈歸馬放牛之事以此意示之爾觀其示天下弗服之語則可見矣唐穆宗時蕭俛段文

昌以兩河底定武不可黷乃偃草尚文謂之銷兵既而强盜蜂起名募烏合卒以取敗是皆膠於古人之陳言而不深知古人之意也武王之偃武修文非如蕭段輩盡銷而去之也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邦甸侯衛而不及男采者舉上下以包其中也駿奔走執豆籩言其皆來助祭也所謂殷士膚敏祼將于

京是也焚柴告天望祭山川而大告武成猶所謂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是也既生魄四月卜六日也上自庶邦冢君下及百工皆受周之命令前乎此猶商家之臣至是皆受周家之命令則為諸侯者皆為周家之諸侯為百工者皆為周家之百工矣至於此武功其尚有一毫之不成乎湯武之征伐不道誅其君弔其民盖彼大無道天下之所不容人民之所不與故奉天命因人心從而伐之既誅其君矣吾之責

盡矣然後復歸于舊都故既黜夏而歸于亳武王既伐紂而歸于豐豈有一毫利其土地人民之心哉自秦漢以後破人之國都便據而有之自立為天子湯武之征伐曷嘗如此湯歸于亳而天下之心自不舍湯武王歸于豐而天下之心自不舍武王今觀武王歸豐之後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武王非有命令也非有期約也而天下自翕然戴之以為君既是天下自歸吾然後不得已

而起因而命令之爾所謂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聖人真箇是不得已而為之其征伐也非有意征伐也其為天子也非有意為天子也苟有一毫私意於其間豈足為聖人也哉是故堯舜之揖遜湯武之征伐其揆則一蓋同歸於無私心焉爾學者讀書非徒欲以觀聖人之事固將以求聖人之心如復歸于亳自商至于豐看此處便可以識得湯武之心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勲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懐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三代之王皆積德而後興商自契而至成湯有天下周自稷而至武王有天下其所積累皆非一日大抵積累而興與匹夫崛起者不同自漢以後皆是崛起者烏有所謂積累之素哉武王言此盖謂我周家之

積德其所由來久矣先王后稷也后稷稱王追王也

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詩言

玄王桓撥謂契契既稱王稷安得不稱王周家建邦

啓土始於后稷故從而追王之至公劉則克篤前烈

至太王則王業於是乎肇基矣觀其去邠之日邠人

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則人心已是歸

周觀其廼立臯門臯門有伉廼立應門應門將將則

規模廣大已有王者氣象所以伐商雖是武王而曰

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葢當大王時天命固已有去商歸周之漸矣此所謂肇基王迹也王季勤勞於王家至文王而其功始成强大之邦非國勢强盛兵威振耀不足以致其服從故曰畏其力而德固在其中也小邦則不必說力故以懷其德言非謂待大邦則專以力而無事乎德也文王九十七乃終彼其受命而為諸侯當已五六十年而謂之九年何哉或者以為文王受命稱王九年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紂既在上

文王安有自稱王之理此俗儒之論理決不然然則曷謂九年蓋方文王之初年紂亦未大無道及其後也天下之心皆去紂而歸文王觀虞芮質成則當時朝覲者謳歌者獄訟者皆不之紂而之文王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豈天下分裂而據有其二哉近紂而迫於其威力者固不得已而從紂其他二分紂之號令已自不行了天下人心莫不歸之文王如是者蓋九年矣故曰惟九年大統未集誕膺天命以撫方夏

大抵聖人之觀天命亦只自人心而占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心既歸天命可知今人心皆去紂而歸文王此所以為文王之誕膺天命也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

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大抵聖人之舉事苟無歉於吾心則質之天地鬼神而不愧不怍且如後世之用兵者皆只是貪其土地利其人民以為已私爾既有此心却如何可以對越上帝湯之伐夏也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武王之伐商也亦徧告皇天后土名山大川使聖人有一毫私意則如何敢對天地

鬼神言之無愧學者觀此可以知湯武用兵果非有富天下之心矣華夏蠻貊罔不率俾與夫惟其士女篚厥玄黄此皆非後世所有之事且以武王之為是舉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國雖庸蜀羌髳微盧彭濮遐方小國莫不畢至後世用兵有此事乎雖有從者皆只是强迫脅之然亦豈能使華夏蠻貊無不率俾獨漢高帝之起北貊燕人來致梟騎助漢猶有古意自時厥後則無有矣耀兵以臨人之國都宜其驚惶

失措奔走逃避之不暇而篚厥玄黄以昭我周王之德所謂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後世用兵有此事乎獨漢高帝寛仁大度父老爭持牛酒獻享軍士自此以後則又無矣觀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其士女篚厥玄黄這方是天討方是王師夫人心之服至於如此可謂至矣常人於此誰不有侈然自大之心而武王方且不敢以為足曰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以為我今告

天地神祇而行我若不勝神亦預有辱焉兢兢然若有所不足者詳味此處便可以見聖人之心若有一毫侈然自大之念非聖人之心也此一段與前所言歸馬放牛之事若不相類然此乃武王告羣后之時述其前日用兵之事以為吾前日所以告天地山川之辭如此而説書者以其不類從而移易焉失之矣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

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
自無作神羞以上是述當時告天地山川之辭自此以下是說當時用兵之事陳于商郊在國都之外也
武王陳兵于商郊受師如林之旅來牧野會戰無有與武王敵者反倒戈自攻其後孟子所謂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師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紂之衆視紂如仇讎而視武王如父母天下豈有師其子弟攻其父母者

乎此其所以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也此其所以血流漂杵也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若是三代用兵斷無此事但此書所言非武王之師攻紂乃紂之衆自倒戈而致此也孟子之意深恐人把作武王看了所以如此說若把作武王看則此書斷不可信既是紂之衆自倒戈以攻則確然可信也夫用兵以征伐而能使敵人自攻真王者之師哉武

王誓師之辭曰受有人億萬惟億萬心予有人三千惟一心又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紂帥如林之旅可謂衆矣然眼前雖看見如此之衆其實人各有心既是心腹腎腸各自不同却如何可用學者須當看武王何故能使天下為一心紂何故致得人各有心此無他只縁武王做得是紂做得不是理義人心之所同然吾之所為合於理義則感得天下理義之心可使之為一在我者無

理無義而何以一天下之心哉此處當精思武王先為觀兵之舉後復與紂戰而曰一戎衣天下大定者蓋其始雖觀兵實未嘗用後方與紂戰于牧野此所謂一戎衣也

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武王既滅商初未嘗自為政事但只去紂之政反而復歸商先王之善政而已蓋商先王之政即堯舜之政也紂悖而違之武王反而復之夫何求哉自釋箕子囚以下所謂商之舊政不過如此賢者所當尊用紂或囚之或殺之或棄之武王則釋其囚封其墓式其閭貨財所當與天下共者紂斂而藏之以奉一已武王則散之發之皆所以反商政而由其舊也散財發粟之事當時固嘗散發矣然所散發止及其近者

何以及遠當時必是於租賦蠲除了蠲除租賦固所以予之也觀大賚于四海一句可見若是只散發得國都之内如何能賚四海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爵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三者封國之制也建官惟賢位事惟能即孟子所謂尊賢使能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周禮所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古者賢能嚴其辨葢天下賢有德之人未必能辦事而才能足以集事者又未必皆有德所以古人兩者兼

用未嘗偏廢焉後世人才難得皆此處錯了只求其正當而有才能者未必用或只取其才能而正當者又棄而不錄皆失之矣五教即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人之所以為人以其有是倫也人倫一日不明則與禽獸無異所以武王重之食與喪祭亦其所重者也民以食為命喪以謹終祭以追遠烏可不重大抵天下之所輕重視朝廷如何朝廷以為重則天下亦以為重朝廷以為輕則天下亦以為輕惇信者凡朝廷

政令之類皆欲其有信故須當厚之義是正當道理

凡事豈可不合道理吾能使之皆合道理顯然昭著

于天下民皆目擊心喻是之謂明有德者雖未必能

有功然朝廷倚以為重故當尊崇之有功者則隨其

大小而報答之此皆是商政武王遵而勿易所以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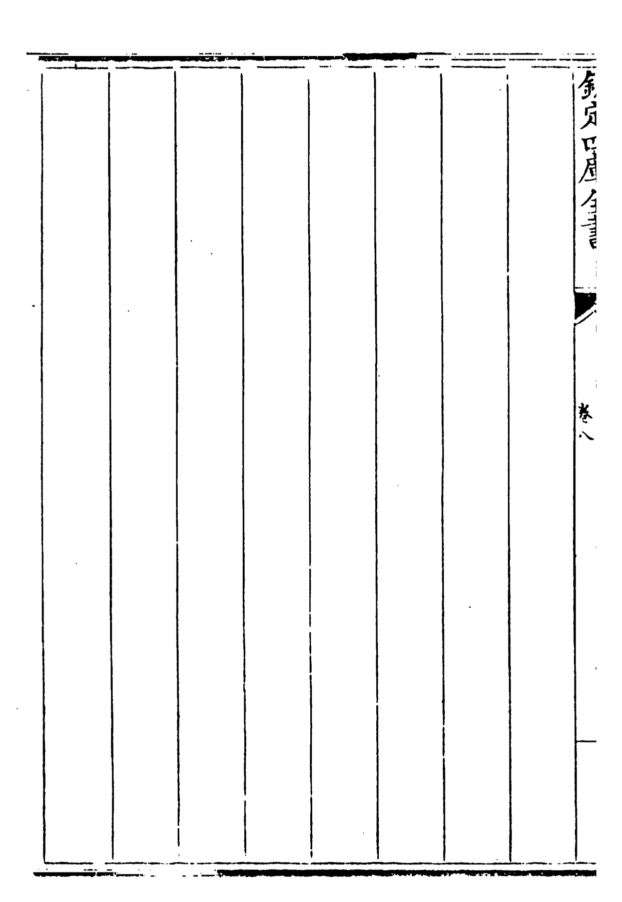
衣拱手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大治也今觀前徒倒

戈攻于後以北須思量何故能如此觀垂拱而天下

治又須思量何故能如此此皆非後世所有之事後

世用兵師其人民驅之鋒鏑之下皆是出于勉强安有敵國之人自倒戈以相攻者乎後世治天下者勞其筋骨役其心智猶日不給況能垂衣拱手而天下自治乎然古人所以如此亦非有他術只如釋箕子囚以下苟能行此則天下自然歸於治豈復勞餘力尊禮賢者散發財粟布于九服之内者皆賢諸侯列于百執事者皆有才有德而又重民五教與食喪祭信義則惇明之功德則崇報之天下雖欲不治得乎

學者讀此可以觀武王之初政矣後世人主誠能力行此道天下亦何患不治堯舜之恭己正南面無爲而天下治亦不過此理而已矣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絜齋家塾書鈔卷九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錄舉人臣黄道煚

絜齋家塾書鈔卷九

宋 袁燮 撰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觀孟子聞誅一夫紂之言武王之殺受也明矣湯武之征伐只是誅其君而弔其民武王既殺受而復立受之子蓋受得罪於民所以誅之非吾貪其土地利其人民則復立其子而自歸於國都何敢遂以為己有哉及武王既還天下之心自不能捨武王爾以箕

子歸歸于豐也注家以為歸于鎬京疑未必然蓋當

武王初定天下時猶未有鎬京也

洪範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

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彛倫攸敘

十有三祀武王之十三年也惟十有三年武王伐殷

既殺受立武庚故以箕子歸而訪洪範焉商曰祀周

曰年今此以祀書者蓋此書箕子之所作也箕子之

所作則猶商書也故從其本稱也曰十三者記武王之十三年曰祀者記商家之所稱也此一句蓋兼商周而言謂純于商則天命已墜矣純于周則此書固箕子之書箕子未嘗臣周也純于商固不可純于周亦不可曰十有三祀兼商周而言其意深矣此事甚重武王不敢輕問故謂之王乃言曰箕子不敢輕答故謂之箕子乃言曰乃之一字慎重之意也武王謂人稟天地英靈之氣獨超于萬物此蓋冥冥之中陰

有以升之也隲之為言升也獸聚則爭今人羣居族處歡欣和協常理秩然而不至于亂此必有所以然者韓昌黎所謂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已害也猶且不脱焉弱之肉強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所自邪其所謂自即其所以然者也武王謂我察乎人之羣居而不至于亂而不知其所以敘者何自而然武王亦可謂善問矣此理未嘗不在天

下常人懵而不察武王獨能察焉思而疑疑而問斯所以為聖人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洪水之害只縁河水泛濫而為龍門壺口所阻所以衝蕩而不可制鯀不殺水之勢乃為之隄防以阻遏之不知水勢之横豈隄防之所能障哉故謂之陻洪

水鯀所以九載績用弗成專是一陻字天一生水水既不得其道則五行皆汩亂矣天於是震怒不以洪範九疇畀之此彝倫之所以斁也然以帝堯在上彝倫何至於斁而箕子之言若此何哉蓋嘗觀孟子而後知箕子之言不為過也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横流泛濫于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迹之道交於中國堯以是始舉舜敷治益烈山澤而焚之禹疏九河后稷教民

稼穡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然後天下方治平由此觀之則知方堯舜之時亦未是大治時節彛倫直箇是斁所謂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蠻夷猾夏寇賊奸宄舜固以此為憂矣至大禹嗣興天乃以九疇錫之而彛倫攸敘焉且天又未嘗諄諄然命之何以知其錫禹又何以知其不畀於鯀蓋嘗觀孔子之論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嘆周家之不復興也孔子以河圖不出而知周之不復興則知天下將治必有

禎祥鯀不能治水之性汨陳五行而洛書不出所以彝倫斁禹行其所無事洛書出焉此便是天錫之此彝倫之所以敘也龍負圖龜負書從古有是説蓋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從一而至九此蓋興隆之兆也而世儒多不之信是殆不然只觀孔子嘆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易言河出圖洛出書則豈容不信耶魏時亦有石出於水中而具二十八宿與八卦之文當時以為嘉瑞是知天下將治必復解出但衆人不

識聖人獨能識爾八卦虛中九疇建中所謂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也且夫彝倫攸敘不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五典秩然不亂吉凶軍賓嘉五禮整然有倫便是彝倫之所敘武王豈不知此而發為是問者蓋武王深思其故必有所以然大抵聖人見與常人不同常人之見淺聖人之見深曰我不知其彝倫攸敘深味攸之一字蓋窮其所以然之故也箕子具列九疇蓋答武王攸敘之問言彝倫之

所以敘由洛書之出也大抵我之所為順乎天理無一毫私意介乎其閒則我之心即天之心所以天亦畀之我之所為不循乎自然之理則我之心非天之心矣此天所以不畀洪範九疇也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九疇其初不過有其數便如八卦其初只是許多畫聖人因數以知其義知其義而遂有其文自初一曰五行以下蓋九疇之義也故曰皇極之數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天何嘗有言哉然而聖人之心即天之心故其言即天之訓也九疇以五行為首者五行萬物之祖也天下萬事孰能逃此五行只如人日用之間亦無這金木水火土不得特人由之而不知爾以其周流而不息故謂之行且如東屬木西屬金南屬

火北屬水土分旺四季天地温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東南陽也西北陰也所謂五行不出於陰陽二字總而為陰陽散而為五行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合而道存乎其中矣天下萬事孰有外於陰陽者乎此五行之所以首於九疇也在天則為五行在人則為五事人之五事亦本於五行貌木也言金也視火也聽水也思土也具是五行所以有此貌言視聽思故曰人

也者五行之秀氣也鍾五行之秀氣所以為人不然此自且無有况於他乎五事言用者蓋人皆有此五事而未嘗用用之為言舉而用之也敬用者能敬而後能用也貌能敬則恭言能敬則無口過視聽能敬則不至於非理思能敬則不至於邪思妄念故以敬為主學者欲識敬字請觀曾子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之言想像臨深履薄之時此心何如哉吾知其無一毫之褋也此即伊川之所謂主一者是也

苟能持是心而不散五事其有不能用者乎八政以食為首衣食不足奚暇治禮義故曰農用八政先治農事而後可以用八政也五事所以修其身八政所以見於治能修身而後可以立政矣人事既盡而後可以合於天和同天人之際故次四曰協用五紀協者合也和也言其與天和合而無間也五行為萬物之祖故居其一皇極所以統攝九疇故居其中皇大也極中也惟大而後能中指一室而言則有一室之

中居於室之側中安在哉故曰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指其中而後大可有建者立也昭然揭此道於上使天下皆取中焉故謂之建已不自立何以立人乂者治也出而治天下須當有此三德正直剛柔隨時而用皇極者其體也三德其用也至於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則亦歸於中而已矣自敬用五事至乂用三德如此可謂盡矣然人不能無疑有疑焉必詢之於人稽之於卜筮欲稽疑須是吾之此心昭然至明然後

能斷然無疑故曰明用稽疑又須考之徵驗大抵天地人一理在人有此事則在天有此徵故考之休咎以觀吾之得失念者念念在此而不忘毋使至于咎徵之見也嚮慕也嚮此而去則五福會焉威畏也畏之而不敢犯則六極遠焉大抵福極只在人向背如何向則得之背則不得也譬如適燕者必北適越者必南苟迷其途不順所向而往焉豈能幸而致哉次八次九二疇皆是說效驗處八疇皆言用而五行不

言者五行所以用是八疇者也古人於五行甚重啓興有扈之師數其罪曰威侮五行謂不知以此爲重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此五行之德也水之所以爲水以其能潤下也火之所以爲火以其能炎上也其他皆然潤下以灌漑言炎上以熟物言或曲或直所以成木從革者所謂惟

治者之所鑄革變革也五行皆定言之獨土以稼穡言者土之功甚大不止於稼穡爰於也於稼穡而見而土之德固不盡於此也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此五行之發於五味者也因其潤下所以作出鹹大抵物之下者則其味自然鹹令河海之水可見也因其曲直而有其實因其實而其味酸此曲直之所以作酸也凡木之味其初皆酸夫五行與五味若判然

不同而箕子言於此者蓋明夫五行之生養斯人若是之大也人非五味何以生養特人由之而不知爾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

人之生也先具是貌漸長而能言能視能聽又長而能思五事本於五行而其敘與五行不同者自人生言之也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

此五事之德也莊敬之謂恭不恭非貌也順理之謂

從不從非言也視貴乎明聽貴乎聰聰明則是非邪正瞭然不惑不聰不明於視聽乎何有睿通也心無邪思而理無不通是之謂睿思而不睿不可以為思矣管子曰思之又思之思之不得鬼神猶將通之非鬼神之通也精誠之極也此語甚佳

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所謂作者非有意為之蓋自然而然貌恭則自然莊肅儼然有可畏者言從則自然辨治內足以治已外

亦足以治人明則自然知人故作哲聰則自然詳審是非故作謀若夫睿則無不通也無所不通非聖而何學者觀睿作聖一句可以知夫聖人之道不遠於我矣且人之生也孰不具是五事能從事于此而後聖人可為人皆可以為堯舜孟子豈欺我哉形色天性也惟聖人可以踐形人之有五事此其形也然惟聖人能朝夕從事焉故謂之踐如貌則必恭言則必從視聽則必聰明思則必睿此所謂踐形也書之所

謂事即孟子之所謂踐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政者國家之大事孔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大抵小者事也大者政也學者欲識國家之大政請觀此一疇是謂之政而其目有八詳味是八者而後知古人之所謂政者蓋如此民以食為天救死不贍奚暇治禮義故一曰食舜咨十二牧亦

首言食哉惟時要須使天下之食沛然有餘如孟子所謂聖人治天下使菽粟如水火不違農時榖不可勝食到此方是為國家古人於民食甚重只觀以此為首便可見紀綱法度豈不是政然不先於彼而先於此者食之不足雖有紀綱法度亦無所施也其間經畫區處條目固非一端此之所言特舉其大綱爾民食既足然貨賄不通亦無以相資故次以貨如金銀如布帛皆貨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有無既

通然後烝民始得粒食貨亦豈非急務哉食足貨通人事備矣於是理會祭祀自國家言之則天神地祇自民間言之則各祭其先與户竈之類大抵讀書只以古人言語可疑者從而致思則自然見得且如八政其三何故便説此蓋祭祀乃人心之所敬者也既是人心之所敬則豈可以爲緩哉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其在周官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則居民者司空之職也蓋食足貨通又須要他各安

其居區處經畫使之是當使之穩便使之各得其地利居民之職然也古者居民不與後世相似古者士農工商未嘗雜處室廬小大必有其制死徙無出鄉則有遷徙者亦必以告其上也豈如後世混然雜處高卑小大任其所為遷徙移易任其自東自西也哉食貨既通矣居處既安矣然後設司徒之官以教之蓋飽食煖衣逸居無教則近於禽獸此豈可少緩哉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

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特言其大者爾其所以教者固非一端也只觀周禮大司徒之職六鄉六遂其閭事事皆備無非教也只以讀法一事觀之其所以諄諄誨爾民者何如其深切哉國家法常常宣布於民閭使之皆曉然有見於中如此民安得不入於善放勲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熟味此處聖人深切教民之意可見矣雖然聖人教民固甚委曲然教有所不行於是乎不

可無刑故七曰司寇未嘗教而先之以刑固不可也
教之不率而刑罰加焉則刑之者固所以教之也蓋
使之有所聳動有所畏慕俾天下之民人人有士君
子之行而無放僻邪侈之心者為有司寇之官以警
之也賓者賓客也自國言之則諸侯朝聘燕饗自民
間言之則親戚朋友之相往來人道之所以相親上
下之所以相敬為其有此此亦天下之大事故七曰
賓師師旅也或者以為師以道得民之師蓋古者兵

刑一道既有司寇則兵固在其中矣是不然司寇掌刑司馬掌兵各有其職師即大司馬之職也若以為兵刑一道則聖人設官有司寇足矣而何以司馬為哉夫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師旅之設所以衛國家征不庭者此豈小事然序於八政之末何哉蓋其次序當然也聖人之治天下先之以教教之不從然後以刑加之刑之不服然後以師旅討之姦慝暴亂不過只是刑必有大罪然後始興師至於興師是豈得已

故序之於後者明其非所當先也非曰事之小而後之也學者讀書不過欲識頭項然後觸類而長而在我者日積矣且如讀三八政一疇便知得古人之所謂政元來是如此此所貴乎學問也只以食貨言之古人理會天下之食貨後世所理會不過只是國家之財賦蓋古人以公天下為心後世不過私其在我此安危理亂之所由分也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厯數

歳歳星也月一月一周天日一歳一周天星二十八宿也辰十二辰也此其在天者歴數以步占之此其在人者紀之為言紀綱也言此五者天之紀綱也歳月日星辰雖天之自然然無歴數步占之亦不得故曰協用五紀協之為言合也天人合而後五紀成也所謂歴象日月星辰正是此意學者欲知五紀之不可忽只以堯典一篇及月令一書觀之便可見其間一歳之所為國家之政教民事之纎悉皆因乎天時

如之何而可忽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皇者大也極者中也惟大而後可以求中倚於一偏一曲中安在哉其道中故其數中而其位亦居中而貫上下焉是中也人皆有之今夫愚鄙小人有事於此毫釐之過毫釐之不及彼皆知之或輕或重或是或非彼皆知之所以知之者誰歟為其有是心也是

心也即所謂中也故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又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以是知人皆有是中也但人雖有是中而所以昭然揭之於上俾天下皆取中者則有賴於人君焉故民之衷雖降自天而若有常性克綏厥猷者人君也人雖為萬物之靈而作民父母者乃聰明之元后也所謂建其有極建立也君不建極天下何所取則君建極於上則福皆會焉是福也非自外至也所謂自求多福也大抵人茍為善自然是

享福蓋不妄用則富之福得矣不傷生則壽之福得矣胸中泰然非康寧而何所好者德也非攸好德而何死必得其正非考終命而何考終命非特是有壽世固有壽考而死非其道者非可以言考終命也故為善而得福理所灼然雖其閒有參差然大體無有不獲福者回之夭跖之壽特一二事爾造化之大豈可以一二事論哉君建極於上而有以集福於上天下皆歸於中而亦全是五福焉是誰與之也君與之

也故曰用敷錫厥庶民福本不可以錫人然自人君建中以為民之儀表天下皆為中道之歸而皆獲享其福則福固可以錫人矣唐虞之世黎民於變時雍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滿天下皆歸於中道此無他君建極於上而有以立其本爾錫者上下之通稱君以福錫民民皆保有此極罔敢失墜用是以報答其君民有以報其上亦錫也故曰錫汝保極淫朋比德皆是人私僻之心至於舉天下無有淫朋比

德之人皆人君作極之驗也學者觀皇極一篇須看他未嘗說皇極底道理而首論君民者何故正以不如是不足以為皇極惟其貫上下而無閒斯其所以為皇極也蓋天下之道惟其可以通行而無礙者方是道不足以行於天下非道也苟在我自以為是而施之於人則拂烏在其為皇極哉蓋皇極之道無不可以通行於天下不可以通行於天下是必在我者未盡也倚於偏曲而未至於大中也中庸曰天命之

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即皇建其有極也所謂修道之謂教即斂錫厥庶民錫汝保極也又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所謂天下之大本即皇建其有極所謂天下之達道即斂錫厥庶民錫汝保極也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以是中而建之用通行於天下故謂之達道謂之中庸達者通也庸者用也信哉大中之道貫君民而無二理

也嗚呼不如是何以為皇極乎箕子首及乎君民之論蓋以是為可發明皇極之道而已矣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案袁氏此節解永樂大典原闕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

猷謀猷也為能為也守操守也庶民之中有此等人人君皆當念之念者念念不忘之謂念之則能用之矣後世士大夫之賢者人主猶未必能念而皇極之

世念及於庶民之微凡天下毫髪絲粟之才上之人無有不知知之無有不念者斯其所以為極治之世也斯其所以為皇極之君也觀此一句所謂錫福者孰大焉

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雖未能合于中道而未嘗有過似此等人當以恢洪之量而兼容並受之川澤納汚山藪藏疾人主為天

下豈可無江海之量以兼受天下哉方其受之必當康而顔色盖訑訑之聲音顔色拒人於千里之外不能康而色則人皆將畏懼而不敢與我親矣凡人心所存不掩於顔色之間顔色之未和必存於中者有忿戾之心也彼言所好在於德我便當錫之福所謂錫之福却不但是庸以車服錫以爵位能容納之誘進之即所謂錫之福也既能大其度量以受之又能和其顔色以接之而所好在德吾則錫之以福夫如

是前日未恊于極之人今皆歸大中之道故曰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

凡人之患易得因其在人者而轉移其在我者且如煢獨之與高明均是人也而人之見煢獨者必慢虐之見高明者必畏憚之是為外物所轉也若論道理公卿大夫吾所當敬畀困無聊之人亦吾所不可忽者而安可因其在彼而轉移其在我者哉為彼所轉

則在我者已不定矣這便是我之私意便是我之偏處既失之偏烏在其為皇極也哉此事以心體之自可見因其勢位崇高而畏之因其畢困煢獨而虐之是只論其外而都不顧是非反之於心其果合於理乎既不合於理非私心而何非偏曲而何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强禦即是此意

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

言有能有為而繼之以使羞其行是則所謂有能有

為者非區區小有才者也必其德行操履過人者也高辛氏有才子八人而其所謂才者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顓頊氏有才子八人而其所謂才者曰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古人之才非後世之才也有能有為而又德行可取則其才非止於足以辦一事效一職而已進是以用之邦家將日進於昌大故曰而邦其昌昌之為言亦非治效僅見於目前而已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

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富之為言多也穀之為言實也正人既富而又有確然可用之實人君必當使之相好焉好者親愛之謂也古之人主其與天下之賢者直是相親相愛所謂臣哉鄰哉是也正人而不能與之相好反入于罪戾矣蓋人主纔不與之相好則小人得以譖之而賢者不能安於朝廷之上蒙被惡名放廢田野如後漢之黨錮非時人斯其辜乎後世忠臣良士人主不能親

用而反使入于罪戾者蓋不可勝數矣至於無好德之人汝却錫之以福却是作汝用咎也夫皇極之主要當兼容並受雖非賢人君子亦當包含容養之豈可有所決擇而今也無好德之人錫之以福則反以為作汝用咎何哉蓋天下事只觀其理之是非賢者則當用不賢者則當去順理而行何嘗不廣大懼其不廣大也而無別於賢否莫不兼容之這便是私心既有私心烏在其為廣大烏在其為皇極也哉然則

皇極之道非泛然無所決擇之謂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此是古人指示人以皇極之道最深切處蓋所謂皇極者非在乎他求能去其為皇極之害者斯已矣能去其不善則其所謂善者自存初無待乎外求也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斯而已矣蓋

只這箇便是道無偏無陂便能遵王之義無有作好便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便能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即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即平平無反無側王道即正直去其害而其善者見成在此君子之論皇極何如是之精微也哉反覆言之不過歌詠皇極之道而已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舉天下之人無智愚無賢不肖皆有此極舉天下事

事物物無小大無精粗無本末皆有此極極滿天下

要當有以會之然後能歸於一如諸侯之朝會天子

如百川之會于海是之謂會人主不能會其有極則

是天下各自有這中豈能使之歸于一哉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

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

下王

洛書之出因天地有此自然之數聖人因其數而明

其義焉以我胸中之所欲言發而為九疇聖人亦自不知其所以然也此雖聖人作之而實本於天故曰于帝其訓蓋天有此理聖人有此言是言也即天之言也非人以私意為之也這箇自著不得一毫私意凡厥庶民因極之敷言而能加力行之功則與人主輝光皆相接故曰以近天子之光人主能使庶民皆近天子之光所謂作民父母為天下王者孰大於是曰之為言非庶民之言也蓋所以發明聖人莫大之

德也這箇光人人皆有之無以蔽之則其光斯著如日月焉不為雲霧所蔽則自然有光如明鑑焉不為塵垢所蔽則自然有光人能去其所以為皇極之害者無有偏黨好惡之私則輝光發越豈自外至哉學者讀皇極一篇須看他常說庶民便見皇極之道所以貫通上下處蓋通上下只是一箇道理有猷有為有守此是已有成底人人君當念念不忘思所以用之不協極不罹咎此是未有成底人人君亦當大其

度量而受之蓋天生賢俊固欲人主用之以治天下所謂代天司牧無急於此者不能念不能受則人材無所歸必至於奔放四出其患害有未易言者只以後世觀之如戰國之世上之人無有任其容養收拾之責者所以天下材智之士皆奔赴於四公子之門食客動至數千人唐末五代之亂亦緣無能用者是以皆隱於釋老之學以是知人材無所歸其害至此此皇極之主所以收拾天下之材不敢或有遺也皇

極一篇學者所當潛心只看他八疇居於終始而皇極獨位于中何所不統如都邑據天下之中四方諸侯皆執會于此天下舟車皆輻輳于此皇極居於中而天下之義理會焉所謂會其有極是也作民父母不是易事能作民父母者舍唐虞三代無有盡此者矣使天下皆不失此性皆為大中至正之歸如此方是作民父母觀表記所言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為父母矣其於夏商周皆有所不足而謂

後世不可及者獨歸諸虞舜則能盡此道者豈不甚難矣哉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有皇極之道出而見之於治則有是三德三德即皇極也一曰正直即所謂王道正直也克勝也時乎平

康則用正直之道以治之時乎彊弗友則剛不得不勝時乎燮友則柔不得不勝所謂彊弗友剛克豈全無柔哉特用剛稍勝柔固在其中所謂燮友柔克豈全無剛哉特用柔稍勝剛固在其中也此是論治人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此是論治已我之資質沉潛則當以剛勝之沉潛而不剛將流為委靡矣我之資質高明則當以柔勝之高明而不柔將流為高亢矣夫其治天下也彊弗友則用剛而治已也沉潛則勝之

以剛治天下也變友則用柔而治已也高明則勝之以柔宜若相反然而其理一爾此聖人變通之妙也因説剛柔故論及君臣之道大抵君天道也臣地道也天道貴乎剛地道貴乎柔惟陽剛者人君之道故威福玉食人君皆專之惟陰柔者人臣之道故威福玉食臣下皆無所預大抵為君當知君道為臣當知臣道君而不剛失其所以為君臣而不柔失其所以為臣自古彊臣擅命僭竊威福皆在上無陽剛之德

故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

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讀稽疑一篇須當知天下事不能無所疑有所疑不可無所稽考易言以斷天下之疑蓋疑慮不決蘊畜於中而無所稽考既欲為又欲不為則事終無由而立事既不立其害豈小故必稽之於人神然后能剖判得我之所疑后世舉事者其始亦不能無所疑也然無所稽考卒之當為者不為不當為者乃為之當

為而不為則失事機不當為而為之則失人心且如趙武靈王之胡服騎射商鞅之變法苻堅之伐晉似此之類其始之不從者亦多矣然數君者皆斷以已意而必於欲為故終於致敗亂者有之湯武之征伐盤庚之遷都成王之伐三監其初天下不免疑但聖人稽考得是所以事皆有成后世舉事多要説無可疑者此大計利害聖人之心不然天下事固有不必疑者然亦豈能皆無所疑纔説道無可疑便不是說

業便不是聖人之心所謂聖人者無他只一箇不住這便是聖人朝夕勉勉常自見其不足而安敢以為無所疑也稽考固不止於卜筮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而豈止卜筮哉然以卜筮為首者蓋人猶有私慮至卜筮則純乎天矣夫龜之與蓍草其初皆物之至靈者故雖至枯骨朽草而所謂靈者自不可泯没此卜筮之法所以有取於此也卜筮非易事茍非其人何以交於神明故須擇建立卜筮人只觀周

禮掌卜一官其事甚重必其人之至誠純一無邪思妄念者然后與神明為一而可以交乎神明蓋胷中紛然在我者與神明已有間矣而何以卜筮哉雨霽蒙驛克此五者見之於卜者也曰貞曰悔此二者見之於筮者也所謂卜五占用二也忒差忒也一畫之差則一卦必有變要須能推衍之人時人者指上文言也雨霽蒙驛克貞悔是七者極未易識而差忒者亦未易推衍必能於此而后可以作卜筮故曰時人

深味時人二字其人當如何哉有一毫之邪思妄念有一毫之不純不粹則不可以作卜筮矣古者卜筮皆用三人乃卜三龜是也是三人者雖皆賢人其言雖皆可聽然善當從衆故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大同二字不可輕看内而在己外而在人幽而至於鬼神無有不合者焉是謂大同唐虞三代之所為極盛蓋以此也夫至於無所不合則其心如何發之於身自然康寧施及子孫自然逢吉蓋吉不足以盡之矣

其下猶有不從者則以吉言之大抵稽疑以卜筮為主故人雖逆而龜筮皆從無害其為吉龜筮之中有一逆焉作内雖吉作外則凶若龜筮共違于人靜則猶可動則凶矣雖然謀及乃心而後謀及卿士庶民而后謀及卜筮則雖以卜筮為主而尤必當先斷自已也已志不定何以卜筮舜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斯蓋萬世卜筮之法歟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

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晢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庶徵一疇是以其在天者徵其在人者一歲之中五者皆來備無有欠闕而又各有次序則庶草蕃廡矣所謂敘者如夏而燠冬而寒春而雨秋而風所謂春無淒風夏無苦雨是也五者來備而又有其序此和之至也故庶草無有不蕃廡者蓋天地間只是一氣在我者有至和之氣則足以感至和之氣言庶草繁廡是天下人民無有不得其所者矣山川草木鳥獸魚鼈無有不遂其性者矣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

聲和則天地之和應天地萬物豈二氣也哉則極備者言其過甚也極無者言其不至也此皆失其敘故二者皆凶天地氤氲之氣醲而成雨人方其儼然莊肅精神收斂有似乎天氣醞釀之時故時雨順之乂治也辨治之謂乂凡事皆辨治正猶天地開霽日月烜赫之時故時暘順之晳近乎乂燠亦近乎暘然其間自有不同大抵柔暗一向皆屬陰明晳一向皆屬陽纔是明晳自然時燠順之人之謀慮必須深沉猶

寒氣揫斂故君能謀則時寒順之聖無所不通風亦
無所不通聖則化而無迹風亦無迹故君能聖則時
風順之至於為人輕狂猶久雨之漂蕩故常雨應之
凡事僭忒猶亢陽之可畏故常暘應之耽於逸豫柔
懦不立則常燠應之躁暴傷急則常寒應之昏暗蒙
昧如大風不已天地為之昏暗故常風應之詩所謂
終風且曀是也觀成王疑周公天大雷電以風蒙恒
風若豈不甚昭然其可驗也哉大抵天地人只是一

箇道理今人隔於蕞爾之形骸遂見我與天地不相似不知本只是一理肅乂哲謀聖即雨暘寒燠風雨暘寒燠風即肅乂哲謀聖在我者即在天者在天者即在我者但在人則謂之肅乂哲謀聖在天則謂之雨暘寒燠風其實一也學者須深知天地萬物本是一體始為得也王省惟歲以下亦是庶徵在天者與在人者元只一般非庶徵乎後世見其與上不類遂移而附於五紀此甚不然不知亦只庶徵也王省惟

歲猶一歲之統四時也卿士惟月猶一月之統三十日師尹惟日猶一日之統十二辰也此其一定之序不可易者君則為君臣則為臣大者則為大小者則為小是謂無易唐虞三代天下所以大治只為盡得歲月日時無易一句大抵君有君道臣有臣道大臣有大臣之職小臣有小臣之職君而為臣之事不可也大臣而為小臣之事不可也後世此處皆顛倒錯亂以唐太宗之英主而兼行將相事豈君道乎賈誼

言於漢文帝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則是大臣而為小臣之事者天地間之氣不過逆與順而已尊卑上下秩然有序則為順其分一易則為逆順氣成象則百穀用成逆氣成象則百穀用不成天下治平之時則賢者皆出而為國家用故俊民用章不然則賢者皆隱伏而不出故俊民用微庶民衆多以其衆多之故曰星月離于箕風揚沙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從古有是說此亦只是氣類相感

月行至箕星躔度與箕星氣類相感故風月行至畢星躔度與畢星氣類相感故雨日月運行以成歲功月從星之所好猶卿士輔王之成治必當成人之所欲也夫月豈規規於從星而卿士亦豈可有意於從民欲哉氣類相感風雨應之卿士從民欲亦只視其理之當如何爾自王省惟歲以下上面當看歲日月時無易一句下面當看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一句這兩句是綱領處箕子以庶徵一疇之後而丁寧從星

之言其意深矣卿士王朝之大臣亦當朝夕開導人主使主從民欲可也此皆是說庶徵在天者如此而在我者不然豈所以為徵驗乎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洪範次八次九二疇皆是說效驗嚮用五福威用六極自五行以下順是則為五福人不可以不嚮反是

則為六極人不可以不畏嚮之則得是五福矣畏之則不入于六極矣後世人多要説天命以為貴賤貧富壽夭皆是定命存焉不知天命豈易言也哉天命固不可謂之無然亦只在人如何人事苟盡則命雖當貧賤亦有可轉移之理人事不盡命雖當富壽亦有不與命相應者學者但當自做工夫不可只言天命人生于世亦須能全是五福享是五福乃可但只富壽而不康寧富壽康寧皆備而不好德不考終命

非可以言全也凶短折則與壽相反矣貧則與富相反矣惡者為人凶德也弱者為人柔弱也惡者不能為善弱者為善無力故皆在于六極焉五福不言貴貴在外者也非人力所能為也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八卦生于太極則九疇亦生于太極也所以八疇居外而皇極獨居其中八疇皆以數言而皇極獨不以數言蓋滿天下事事物物無

非是皇極何可以數言哉便是九疇亦只是這箇道理皇極九疇之主也五行非此何以周流於天下五事非此何以各得其則八政五紀以下皆此道也故曰安得皇極之主與之敘九疇哉

